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舍



張氏藏

漢

雅

堂

文

集

深柳堂文集

烏程沈登瀛金坡著

歸安丁桂景顏編

原鄉非孝豐地辨

吳興立郡始于孫吳歸命侯寶鼎元年領縣九其在于今不屬湖州府者四餘杭也於潛也此不改名者也陽羨之爲宜興也臨水之爲臨安也此改名者也夫人而知之矣仍屬湖州府者三烏程安吉之名仍舊而一分爲長興歸安及震澤之半一分爲孝豐永安則爲武康而分爲德清亦夫人而知之矣故鄣之爲廣德在明昧參半之間惟原鄉故壤鮮有言及之者言之自明嘉靖朝徐獻忠吳興掌故集始而原鄉地

之失其舊亦自掌故集始徐氏之言曰原鄉之廢在唐貞觀元年併安吉原鄉入長城爲一縣攷原鄉初廢于隋開皇九年至武德四年杜伏威復置七年省安吉原鄉入長城是非貞觀元年矣又曰至高宗麟德元年復置安吉則原鄉之名遂泯夫原鄉之名不泯于武德七年而泯于麟德元年此真不可解之言唐志止言復置安吉並不言及原鄉何以知其併于安吉將謂同廢必同置則東遷長城同併入烏程後長城復置亦可謂東遷併在長城乎又曰所以名爲原鄉者以縣在山中多高原故也郡治志以安吉舊治在天目鄉而不知其爲原鄉也今復建爲孝豐又曰原鄉在安吉之南卽今之孝豐也所謂舊縣基址猶存者卽原鄉縣基也言之鑿鑿

似乎有據于是方輿紀要以原鄉城列于孝豐縣一統志亦以孝豐爲原鄉舊地雖精博如錢詹事大昕其所修長興縣志辨證亦踵其失反以舊志古蹟仍載故原鄉縣爲失于限斷則惑之甚矣夫原鄉之立大約以原鄉山得名考晉書朱序傳長城人錢宏聚黨藏匿原鄉山則原鄉因山名縣如義鄉國山之類非必有取于高平曰原也予謂欲求原鄉所在先求古安吉蓋安吉與原鄉同分于故鄣者也安吉之地定而後原鄉所在可得而知矣考二縣之分雖同在中平二年而安吉在先原鄉次之故吳興記曰又分立原鄉是也安吉分故鄣縣南置記有明文水經沂水篇注云南江又東徑故鄣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爲安吉縣亦與

吳興記合原鄉之分記不言方位然不分于安吉而又分於故鄣必在安吉之北不問可知矣其分自故鄣則當爲東鄉奚以知其然也宋永明時立綏安縣故鄣長城各有分地綏安今廣德州在郡西必故鄣西境與之相接乃可分隸又梁未陳高祖資割故鄣廣德置廣梁郡不割原鄉而先割故鄣則故鄣在西原鄉在東又可知矣又唐志長城武德四年置綏州更名雒州并置原鄉縣是原鄉與長城同屬雒州必壤地相接而是時安吉別隸桃州儻原鄉卽今孝豐在安吉之南則當屬桃州安能越安吉而屬雒州乎由是而推原鄉在長城之南故鄣之東安吉之北有斷然者或曰原鄉旣非孝豐則當今安吉歟曰半在安吉半在長興古安吉之地今安

吉止得其三分之一孝豐得其二蓋地之分合非可臆度必
史志有明徵始可共信故鄣廢入綏安見于隋志已後未見
自當在今廣德錢詹事謂分入綏安安吉兩縣則無徵不信
原鄉并入長城見于唐志已後未見自當在今長興明時以
長興之晏子等三鄉分隸安吉此正原鄉舊地故曰半在安
吉也使如徐氏說謂原鄉全在安吉錢氏謂故鄣半在安吉
是於漢故鄣舊縣所缺無幾矣攷府志疆域長興東西廣一
百三十里南北袤一百二十里安吉東西廣八十里南北袤
七十里孝豐東西廣一百三十里南北袤六十里姑用開方
法計之各以廣袤相乘長興爲方一里者一萬五千六百安
吉五千六百孝豐七千八百合安吉孝豐二縣尙不及長興

二千二百若三鄉未割二縣地應更不及長興夫長興本烏程之西鄉耳故鄣與烏程皆秦漢舊縣而故鄣曾不及烏程一西鄉有是理哉是知原鄉之半尙屬長興而故鄣全縣皆在廣德此長興之所以大吉安孝豐之所以小也又孝豐之廣視安吉多五十里豈非孝豐爲古安吉地分於故鄣全縣之時故東西廣而南北狹安吉半爲原鄉地與故鄣東西分壤故廣與袤略相等乎然則古縣存于今者惟烏程一縣安吉則名存而實移於孝豐欲求原鄉之地當在長興安吉間而其故城仍應入長興古蹟此不易之論也掌故集之說皆與史背辭而闕之可也

永縣論

續漢書郡國志注烏程下引吳興記曰西北下山有項籍祠
興平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縣爲永縣是說也自晉書以下地
志沿革未嘗及之後人遂疑郡國志注永下脫安字誤以武
康舊名之永安縣當之雖以吾鄉董氏斯張備志之精核其
引吳興記亦作永安惟顧氏祖禹方輿紀要云永縣城在府
西北漢興平初吳郡太守許貢奏分烏程置三國時廢

大清一統志及王尙書鴻緒明史彙皆從其說以予論之良
是永縣之名雖無他據然其非永安則有斷然者沈約宋書
州郡志云武康今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
年更名又自序云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考
靈帝無初平年號獻帝有初平而無五年初平疑中平之誤

然無論爲靈爲獻總是漢代不得稱吳自序與志相矛盾子
謂宋志州郡本吳徐舊書必有依據又李吉甫元和郡縣志
云武康縣本漢烏程餘不鄉之地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于
東南三餘之間故吳大帝改會稽之餘暨爲永興而分餘不
鄉置永安縣據是永安之分立沈志但指爲吳李志并指爲
大帝無有言興平者則興平二年之所置非永安一也或曰
子疑約自序初平爲中平之誤安知非吳興記誤中平爲興
平乎曰興平或誤豈并太守亦誤邪許貢之爲吳郡太守見
吳志孫討逆傳及裴注所引江表傳實在興平二年夫孫策
未渡江以前太守尙有盛憲見宗室孫韶傳及裴志所引會
稽典錄則許貢之所分非永安一也且永安之立其東北境

分自烏程卽今德清地其西南境分自餘杭卽今武康地俱在烏程之南苟以許貢所分爲永安非特時代不同於道里亦未洽且不當蒙上西北之文古人著書必不若是之疏則西北之所分非永安三也旣非永安其爲永縣無疑矣或曰子言雖辨其加他無證據乎曰永縣之分不久卽廢或孫策兵旋至奏而未立均未可知故記載極少然謙之之所記劉昭之所引獨不可爲證據乎予疑長城未分以前卽其地夫以地勢論之實于西北爲宜蓋烏程所轄極大東至今震澤之平望鎮東南盡有今歸安德清之地西北包今長興之界而宋之義鄉國山皆有長城分地後入陽羨今爲宜興其始亦烏程地也惟北至太湖西至原鄉卽今安吉則無改舊畛

總計之東南地多平衍雖有山林皆非險要西北高山深谷
有負隅之勢故許貢欲自卞山以至陽羨別立一縣以爲烏
程聲援觀于孫策入吳縣人嚴白虎聚眾與策將戰率皆馮
藉諸山可知當時地形利便實無踰此厥後晉太康中分西
北立長城分東鄉置東遷長城至今爲大縣東遷仍入烏程
雖曰人事亦地勢使然此紀要一書專述形勢顧氏所爲獨
具卓識也

與紀師泉論王旦書

師泉足下王魏公旦固有宋之賢相也然如足下所論推許
過矣謂宋治莫盛于仁宗仁宗之治由于得人固也謂仁宗
得人之盛由于魏公薦賢所積是舉韓范文富諸勳業盡歸

諸一人不有實證何可輕言今止以獨對滋福殿數語爲據
愚竊未安嘗案仁宗諸臣列傳惟夏竦傳云王旦數言竦材
呂夷簡傳云始王旦奇夷簡他未之見又案魏公之卒在天
禧元年而韓魏公生于大中祥符元年富韓公文潞公生于
景德元年四年皆在成童之際以年齒而論或恐魏公未及
見也范公之卒本傳不著某年紀亦不書無從推見然明云
以晏殊薦晏傳亦云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
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
進用至于臺閣多一時之賢又云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
也而晏亦由張知白以神童薦龐籍則夏竦以爲有宰相器
章得象則仁宗自言所以相之之故似亦與魏公無涉至于

李迪王曾後皆相繼入相仁宗初立太后臨朝主少國疑權奸未去非王李二公正色危言幾于不測吾意魏公所當薦者王李與寇公三人耳乃疾亟之時止舉寇公而不及二公何耶然則史所言薦可謂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爲名臣吾不知其位至宰相者果何等人也恐勲業實不及凌李二人故作虛語以掩之耳未可遽爲薦賢證也今師泉信之又舉仁廟諸賢實之吁果如是豈特有宋一人三代以來亦僅見之魏公果足以當之哉且天書之設帝嘗憚公矣而公反從之知丁謂王欽若之姦而不能斥以致用寇公而不終夫古未有不能退不肖而能進賢才者也故曰惟仁人放流之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

也亦未有不格君心之非而能養君德者也故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魏公于成君德舉賢才果能盡其道而無遺憾歟如未也其可謂之大臣否歟然則魏公將不得爲賢相乎夫魏公固有宋之賢相也維師泉許之過故不可以不辨若魏公者豈得不謂救時宰相乎哉

又案欽若之逐寇公旣詳寇傳復于魏公傳舉之史臣有深意存焉蓋欽若得君未易卽去而此時有可去之機夫欽若不嘗請幸金陵乎果聽之則土崩瓦解不待靖康而已成南渡之勢矣夫南遷猶可何有于城下之盟況澶淵非國都欽若之言片言可折非城下盟則帝無所恥而封禪不必舉封禪不舉則欽若可不用旣非城下盟則寇公

有功而無罪有功無罪則當復

復則欽若爲妒賢嫉

能飾非文過以矛刺楯其姦畢露雖欲不逐焉得而不逐
逐王復寇一舉兩得何快如之計不出此雖遲伊十年宰
相亦何補哉君子讀史至此深有慨焉且魏公而不得于
君也吾無責焉耳魏公得君如彼其專也此則吾所未解
者也書語未盡故又及之

重定兩晉南朝吳興郡守表序

職官之有表仿漢書百官公卿表例也然旣曰表則當別其
時代序其後先秩然不紊一望而知乃爲可貴若使晉宋不
分齊梁相雜甚者父居子後弟列兄前再典名邦不言兩任
一麾出守反列雙旌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則有表與無表等